



壽張縣志

普里劉藻茶署



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以記時事蓋未嘗
有志也志何助乎唐虞以前世論已自
禹平水土蒼莘九州物產則壤錯繡為
一書曰禹貢周禮掌廣輪之數辨土物
之宜曰職方並設小史外史掌邦國四
方之志以實權輿於此耳兩漢有地理
郡國志有地志顧未有專志一邑

壽張縣志

序

者也即如樂史等太平寰宇志有存
等刪定凡域志歷之地而志之也周濬
臨安志董弁新定志官其地而志之也
志亦多專志一邑考也邑之有志者宗
以來不少概見歷元迄明於是邑多有
志我

朝康熙壬子

特詔天下郡邑多修志書備儲外史典顧不

纂重哉溯查宛郡隸邑嘉張志稱修於前明為歷再三修於

國朝康熙元年壬寅五十六年丁酉迄今閱百餘年世了滄桑日新月異陳編故牒兵燹銷磨字跡已者乃將多缺壞壞款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之了而遺者矣矣光緒己亥壯君洪烈議修未開辦以治行權言今春余同年劉君星伯蒞壽張縣志



任適值戎氛北擾

王室播遷時局艱難至斯已極計惟議鄉團議城守仁人焉禦災弭患他務未遑而劉君措置裕如市境無塵環圍胥靖凡地方所管與舉考皆次第經理庶於有成故志乘一少慨然以輯修為己任留心掌故博訪周諮蒐羅於灰燼之餘撝拾於敝止之後霜鈔露纂哀集成編

舉邑中疆域山川歷代沿革以及賦役
農田文學武備諸大政稽攷詳明缺
補之謬者正之繁者芟之簡者益之今
門別類纖鉅靡遺事雖因功猶創屋今
日而能為此者蓋亦僅矣劉君之汲
於是也誠有心世道下具文者了不
後事之師也壽張雖屬彈丸禮元公
之餘風沐聖人之遺澤東博以降代

壽張縣志

序

三

起英賢其間某也忠某也孝某也義
某也某也節損貞媛古之身可擗
可驚可泣可歌之子一登諸簡冊
表揚懿行闡發幽光俾後之覽者知
勸懲思效法庶幾如唐之公孫梁之
子明卓然可以振頹風維薄俗也見
於古滄見於今始獨聞之蔡定邦
家之福也上即史乘之光也豈不偉歟

是書經營於多事之秋閱數月脫稿
將付手民劉君郵函向序於余守
魯邦七載矣公餘流覽記載凡山川之
形勝風土之厚薄人物之盛衰頗能粗
知厓畧不敢以不文辭爰以詹言弁諸
篇首并以吾夫後之賢邑宰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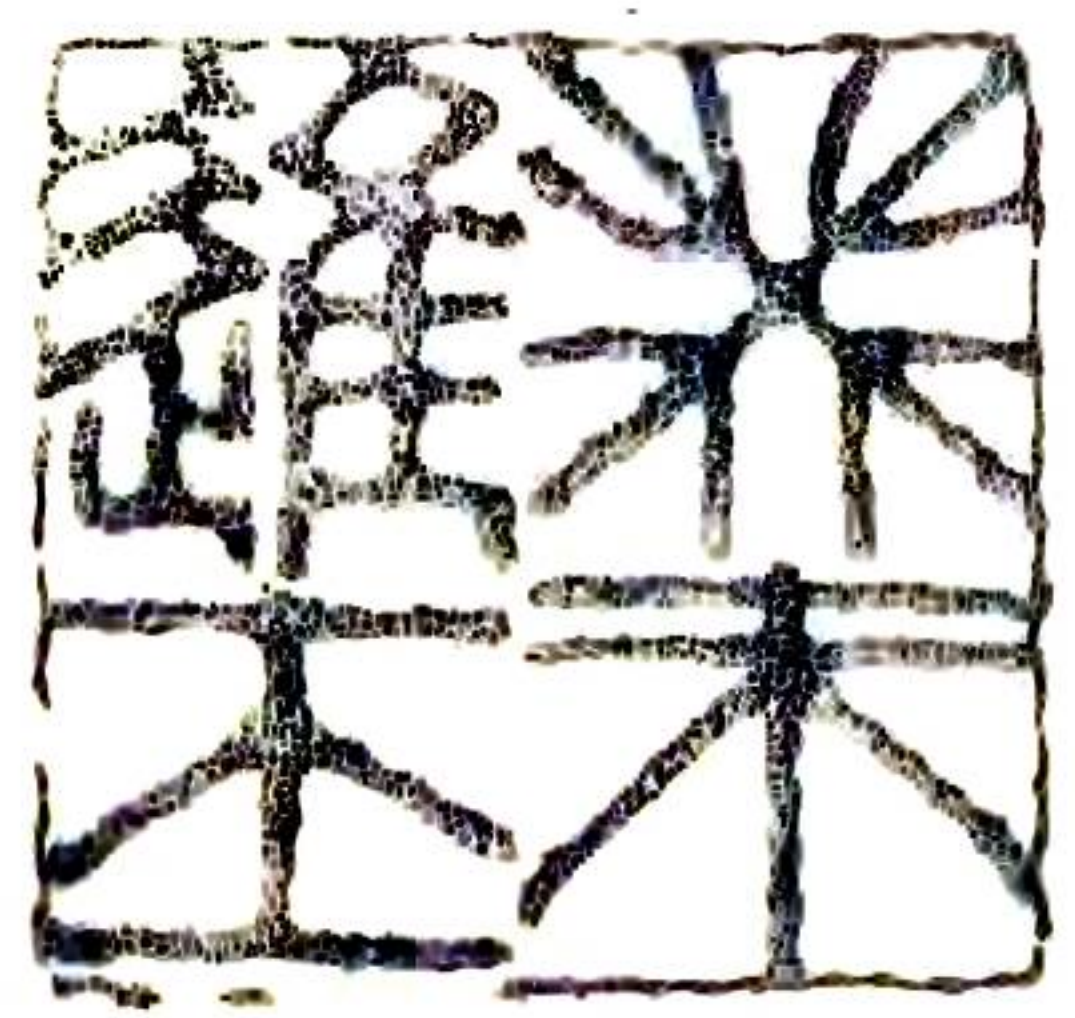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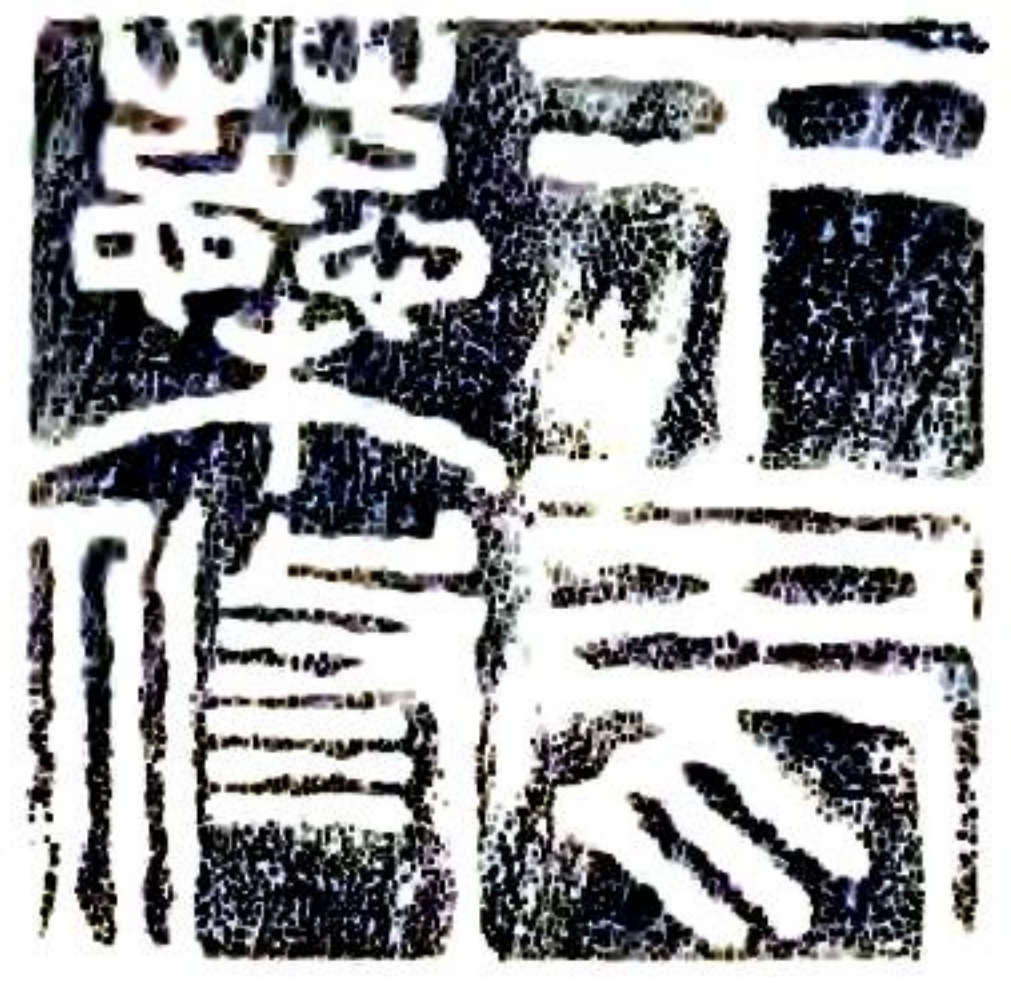
賜進士資政大夫前內閣侍讀

壽張縣志

序

四

賞戴花翎三品銜在任候補道知兗州府
事安徽王堯修葺亭長總於府署之
退思堂



重修嘉靖縣志序
自尚書每有別紀以具其首
尾而後世紀傳志之體祖之秦
漢而下紀述寔身至唐而有
元和郡國之志宋則有太平
寰宇之志元明之代其尤著
者則有袁楠延祐四明志康

海韓靖邦武功彰邑二志類
能考核得所繁簡有法讀之
者可以悉其禮樂政教因革
損益士習民風之統敘賦役物
產之盈耗及生流之良人豪武
功閭祀章心綱舉目張法織
畢具論乎世世猶令人閱風興

起穆然於一郭一邑之文獻之是
徵傳史也志鉅典也固非可率
尔搢觚而也事修稱志史修
已百八十年矣可令尹莊君有
志纂述以調任泚城子遂中綴
續於今歲正月由長山來權是
邦蒞任之初草竊未載三月

後而四境敷平雨暘時若爰與
邑紳董商議而告之白山左
自光緒十七年甲午中丞勤學
張公奏准續修通志承新志考
已陸續告竣幸壽邑界在魯
邦去聖人之居寢近沐浴
教澤亦後仰邑為氣淑漸自康

庶幾自以迄今日共百有十年中
吏民人文忠孝節義我邑有記述
乎世道人心者古鉅亦有記述
後之人亦何取法抑實斯土者
之恥也况舊志板片漫漶舛
謬滋多凡刪繁補缺釐而正
之而於後今特修焉如諸

紳董眾口同聲愈以余言為
然於是某自擇訪某自校勘
唯是整一門舊志助古以今
及上太令錫只會一之說為鵲
公餘之暇間亦參以末議為總
成共為余因之王君子約也王
江甫名宿著博而心細故疏

於舊志之可用其因之可革其革
之汰其繁蕪補其缺漏古所謂
可增於可文省於舊其庶幾近
之先以繪圖二十二類冠於簡端
而曰方輿曰建置曰典禮曰食貨
曰食師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
曰武備曰雜事總為綱目十分

為目其目下有一俾開先瞭然如
指諸掌而於邦百八十年之滄
良人物節烈文章風俗美惡
賦稅增減靡不擇陳於是冊以
舊志漫漶舛謬之憾以靡不胥
臻美備而量歛於心然則志者
能示教與元和初賜國太常

世志相頡頏而必詳必慎以之信
今特復備異日

天子猶躬之象或可免冗濫不重
之譏也夫是役也稱於莊且余
不敏勉終厥可自謂羞有一日之
長因綜其緣起以末著於篇以見
是考之或心易更願此邦人士知所

壽張縣志

序

五

觀或父治先勉驟於忠厚尤區之
所歧望於老是為序特先紀庚子

賞戴花翎軍機處記名在任儘先即補同

知直隸河濟南府長山縣調母克勿府
高修名知縣黔南劉文燿星伯父撰

并書



重修壽張縣志序

余本皖南人少值粵逆火變避居江蘇清河縣
遂附藉家焉歲庚辰與黔南劉君星伯以人推
同年茲值江右時平俱壯聽鼓餘暇輒相過從
獮莫逆令兒輩呈課藝賦正固文字文也星伯
少余十歲先補廣昌未久任力助余得補壽郡
迨余赴粵而星伯改選山左長山自是天南地
北不克促膝晤談者已閱十稔矣既而余解粵

壽張縣志

序

蒙過吏部銓忽遭今夏拳匪亂棄裝隻身行輟
轉至高津寓蕭寺建遠維谷詢識星伯調篆壽
張趨詣之至之日適坐堂皇理民詞牘入則屐
迹迺握手殷殷互驚斑白非復向之江右時也
越十日京友速余赴選立遣車僕備資送之行
及碓邑道

翠華西狩不克前拜返壽張心感盛不自安星伯
曰吾子毅然世間有志志得情解裝任火得數

月聚首可稍慰渴思耳余以入地生疏心竟煩
亂薛星伯曰子毋然吾與子固文字交也志乘
者與史書異名而同邊將以垂信於天下後世
爲人地生跡胸次自爽室囑筆削愈得其平心
竟煩亂尤宜靜養隨遇而安俟有轉機再驅車
馬赴銓竟吾子未竟之志亦可乎余嗟嗟不
弄舜運取奮志開之喟然曰星伯之志大矣美
矣壽張志失脩者已百八十餘載其間經兵燹

壽張縣志

序

二

微水處文默蕩然過此不脩捋鷄乎其爲志矣
此固鄙人本所深願而日望之者也夫以一人
之志志千萬人之志以千萬人散志之志而不
能自志者竟代爲之志其爲事與用心固何如
也創議舉脩者爲前任陽湖莊君未開辦而調
去則星伯莫與成也舊志有三而所存者惟
勝志其書多脫略表取通志摘要十二條以爲
根據別總目分目及各體例兢兢焉與邑中諸

君子日事其事於以知是書宜簡不宜略宜備
不宜繁宜切實不宜敷飾庶幾證之於前不至
有美而不彰傳之於後不至與激而不信凡所
謂風土人情吏治興章正氣薄雲霄助節製金
石文章功名祥徵善應令人可歌可泣者按卷
而能稽雖幼穉婦女亦鼻耳為之聞口為之道
也其攸關於世道人心者豈淺鮮哉他若築壇
以祀神隸亭以勸士猶其顯而易見者星伯勉

旗長山顯色之善政已上達諸

朝而此後之措施庸有限量歟斯沒也以風塵枵
腹之人前三月不脫稿即苦心孤詣終不免於
率爾搢觚况魯魚之誤亥豕之訛表蹟參差實
多謬漏乎孔子曰知微者惟奮秋罪致者亦惟
登糲亦安得天下盡知我者哉今擇言別護具
締文之巔末走筆書之以為序並綴七言絕句
於後用見志焉時事茫茫余若何籌藉險阻之

生多驚鴻雪爪今留印
 難卷停展到寢歌
 光緒二十有六年歲次庚子冬至後五日
 欽加同知銜原任江西贛州府零都縣知縣張廷
 三守謙子約甫撰並書



重修縣志序

壽志自滕公續修而後百八十餘年間欲修而中止者三嘉慶十七年上憲檄修通志諸先正奉諭採訪藉是請修邑乘適年饑用不足遂不果光緒十五年吳公煥臣奉修通志檄諭採訪積卷既多召紳耆議纂輯縣志甫籌經費又以解組而事息十九年邑人士請於李公典岑踵前議李公攝篆未久又寢其壽張縣志

序

事嗟乎壽志其永替矣乎迨二十一年莊邑侯耀甫初下車閱舊志即有志於此屢諭詳採因數年迭逢河決歲款不能遽舉延至二十五年秋九月謀於儒學馬星甫李玉軒兩廣文請監理擇諸生分任厥職勸諭紳民殷富之家量力輸財且捐廉首倡以備經費設局於壽良書院聘新泰學博高密孝廉單召亭先生主筆削復不棄愚陋命連升總司局

務憐年邁兼命連子遇昌代任其勞業將舉行端委通稟立案副以單廣文監理省之樂源書院不暇到此莊邑侯又陞調諸城於今春履新去事遂遲星伯劉老父臺蒞任後因單君之力辭且恐中輟也欲別延主筆一時未得其人秋八月適袁江王君子約以服闋人都就銓遇亂南旋道經敝邑厲官廨王君者江南名宿與吾父臺同年稱莫逆者

也因而兩廣文與紳者會議聘請三君慨然允許實若有天假之緣者惟是前書既未能盡善採訪又苦於難周乃不憚辛勞繁者汰簡者增夜以繼日精益求精而劉父臺又於聽政之暇詳加參核始付剗劂連以衰老既不能逐日到局惟督子昌從公無間晨至暮歸旦晚間教以檢點校對與諸生合力經營慎防遺漏錯誤分類繕寫以呈主筆至經

費出入書記務求詳明志局從事諸人飲食
資斧概不肯沾染絲毫連亦間日赴局親稽
庶務噫壽志之修何容易哉既已多歷年所
河山地里勢有迭更風土人情今不古若兼
以兵燹水患文獻不足職官人物悉難備考
賴有衆士博採旁搜兼核古碑始得略備門
類鑒定成編時聞北方有警劉父臺命梓
人併工雕鐫瞻其事以廣流傳自定稿開雕

三閱月而工竣斯舉也一以成就善舉一以
安定人心然非越年如此之久何至重修若
斯之難特詳顛末以俟後之君子
光緒二十六年歲次庚子仲冬上浣之吉
奉政大夫五品銜候選訓導前署東昌府恩
縣教諭邑人高連升捷三氏謹誌時年七十
有八

